

共軍機艦編隊繞臺意圖、影響 及臺灣因應作為

The Intent and Implication of PLA Air Force and Navy Circling Taiwan
and Taiwan's Responses

沈明室 (Shen, Ming-Shih)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壹、事實：現在或永遠

從兩岸對峙以來，以軍事演習或是展示武力表達戰略意圖或藉以威懾對方的行動，從未停止。尤其是在兩岸情勢升高，或是特定敏感時間點，以及臺海發生重大事件時，更是常見。在2000年以前，中共展現武力區域主要在臺灣海峽，以反應初期作戰假想區域，主要以飛機穿越峽中線、鄰近大陸島嶼登陸演習的方式為主。當中共二砲部隊發展出遠程導彈與進程戰術導彈時，也將飛彈試射作為最簡便的威懾工具。演習地點因此涵蓋全臺灣，我國為了穩定人心，也逐步強化飛彈防禦系統的建置。

從2003年之後，因為中共反介入戰略的運用，開始派遣飛機船艦至可能攔截與遲滯美軍介入西太平洋的區域進行訓練，宋級潛艦多次在西太平洋與美軍小鷹號航空母艦遭遇，爾後中共海軍更遠程航行到日本主要島嶼間的海峽，如津輕、大隅、宗谷海峽，突出第一島鏈後，繞至宮古海域，返回東海艦隊或是北海艦隊。這樣的行動已經成為例行性的航行訓練。甚至中共與俄羅斯進行海上聯合演習，也會進出宗谷海峽，繞越日本的主要島嶼。

在印度洋也是如此，2008年中共藉打擊亞丁灣海盜的機會，開始派遣軍艦及陸戰隊至印度洋執行非傳統安全任務。當時因為北京奧運剛結束，中共實施海上大閱兵後，對本身海軍作戰能力深具信心，除了開始對周邊海域採取強硬姿態外，也透過打擊海盜的機會，操練中共海軍遠洋航行及作戰能力。初期派遣的軍艦形式雖有不同，主要仍在磨練指揮及航行作戰能力。爾後則從不同艦隊分別派遣不同形式軍艦，遠赴印度洋執行反海盜任務。甚至藉此衍生出軍事外交與沿線國家港口合作興建等不同效益。

於是共軍軍艦在出發進行反海盜任務途中，以及完成反海盜任務返回，會順道訪問印度洋、地中海周邊國家。另繞越至大西洋，訪問英國、法國、比利時等西歐國家，企圖建構海軍大國形象。因為船艦遠程航行，需要港口與補給基地，中共也與印度洋沿線國家合作，先尋求可以停泊補給的商業港口，再來則租用港區土地建立軍事設施，或是協助興建港口以成為可停泊共軍軍艦的軍事基地。如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吉布地的吉布地港等。綜合而言，當中共開始追求成為外向型軍隊，致力遠程兵力投射時，在全球重要海域活動頻繁，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正如美國、印度、日本等國軍艦到不同海洋執行捍衛國家利益的航行一樣。

如果共軍海空軍航行的區域及任務，並非例行性或是非傳統安全任務，而是針對性的對有爭議的領海與土地，那必然有其特定的意圖，或是在此區域出現就不能視為常態。共軍船艦繞越臺灣，除了證明共軍海空軍力有能力突出第一島鏈之外，還證明中共企圖將臺海視為內海，象徵海空軍巡弋牢牢的掌握領土。類似的行動絕非臨時決定，而是經過多層次的考量，並在兼顧其軍事與政治意涵後，所擬定的作戰與訓練行動。不僅現在剛開始採取類似行動，以後可能成為永久性的常態訓練區域及模式。

貳、意圖：威懾或訓練

所有國家的軍隊都會透過演習的方式，了解軍隊執行作戰的模式與能力，而這種演習方式的公開，可以讓外界明瞭軍隊的能力與意圖。有時候演習著重在威懾效果，希望透過能力的展現，嚇阻敵國採取冒進行動。有

時候剛好相反，對軍事演習的公開反而是一種透明性作為，藉此讓對手了解演習本身並無隱藏軍事企圖，避免因為誤解而發生衝突。

還有一種就是尋常的例行訓練，不會太強調媒體呈現效果，而會務實地檢討軍隊訓練過程及缺點，以做為改進的依據。在此情況下，如果進行嚴謹務實的訓練，將會準備不足，協調不夠而出現很多缺點，不僅讓納稅人失去信心，也會讓對手了解自己能力的虛實，進而強化軍事防範與準備。但是如果在意媒體形象而在演習上過多的修飾，那就使演習及訓練成為一種表演與展示，與真實作戰場景落差太大，就會失去演習的意義與效果。

軍隊需要訓練，針對特定作戰的準備就需要演習。然而演習與訓練的差別在於，演習必須要統籌策劃一切演習事宜，如演習想定（作戰環境、政經情勢、軍力部署）、演習目標、演習計畫、演習行政等；訓練則是個人戰技、武器系統運用及專業部隊整體戰力提升的重複性演練。如飛彈、火砲、槍枝射擊、戰機、戰車、輪車、船艦的運作與機動、參謀作業、指揮管制運作以及後勤作業等，都是依照專長進行初階、中階與高階的訓練。必須要完成個人與戰鬥單位的訓練之後，才能進行演習。

中共從今（2018）年頒布年度訓練大綱後，整體訓練的內涵、方式及期程，大致已經定案。原則上，不同軍兵種、不同層級部隊，除了執行特殊勤務外，都應該要完成年度專業與聯合作戰訓練。可以想見，共軍各軍種及部隊在今年會有例行性的訓練，不同部隊在各自演訓場及靶場進行以測驗為取向的訓練。而且這種訓練因為軍隊組織改革必須開啟一些奠基性工作。雖然共軍海空軍的改革幅度並不大，但是從人員調整、師改旅進程、新艦航試、新航路熟悉到聯合作戰演訓驗證，都需要時間。

中共任何軍事作為都強調與重視其政治效果與影響，換言之，即使是例行性演習或是單純的火砲射擊，經過宣傳定調後，成為對臺使用武力的先期徵候。這是將日常訓練加以包裝，希望能建構出威懾的效果。另外，如果本身科技與能力無法達成，卻以相關的影片修飾及誇大報導，進行統戰與心理戰的運用，企圖塑造「不能而示之能」的效果，偏重威懾的可能性比較高。既然是威懾，就是希望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而非真正的使用武力達成政治目的。

然而，中共針對臺灣作戰想定的訓練，對可能介入美軍的反介入作為的

準備，需要密集的訓練及驗證。事實上，中共針對釣魚臺船艦與飛機的巡航早已進行，穿越宮古島航行，在第一島鏈及第二島鏈之間海域的聯合作戰訓練早已實施，已經變成東海艦隊常態性的演練，但是對臺灣的繞島巡航則是從過去兩年才開始。固然共軍船艦繞島巡航係因兩岸關係變化為背景，但中共本身針對臺海可能變局事先進行相關的演練，也是主要的考量。

從共軍船艦的繞越臺灣來說，頂多就是共軍飛機與船艦繞越訓練航行，或者是進行戰術訓練的熟悉地形，還稱不上是一種聯合演習，自然沒有作戰準備意涵。但從共軍繞越船艦與飛機的編組來看，其實仍可以看出其作戰準則運用的想法。例如共軍轟炸機搭配電偵機、戰鬥機、加油機航行，明顯的就是遠程空中突襲的作戰準備。電偵機用以干擾與抗干擾，也可運用蒐集臺灣該期間真正的電子參數。更值得注意的是，共軍轟炸機可以攜帶遠程巡弋飛彈，對臺灣戰略目標實施精準打擊，在臺灣防空飛彈射程無法涵蓋下，未來將成為臺灣空中的威脅。

雖然共軍船艦突出第一島鏈的次數非常頻繁，但是從臺灣東部外海繞越臺灣，則是從其第一艘航母服役以來才開始有類似行動。同樣的，這類行動有其原始訓練目的及附加的威懾意涵。當航母從臺灣海峽中線以西南北航行，且未經過官方媒體擴大宣傳時，主要目的就是航行往返，以達成其原始的任務。這個任務多數是在南海，分別在進行戰力展示或是作戰演練。但是在特定時機或是兩岸關係情勢升高之際，則不排除共軍船艦將原有的訓練及演習時間提前，並透過官方媒體刻意渲染其影響，以達成心理戰的效果。

這種例行性的訓練或演習，或者因地點的敏感，或許因時機問題，在與某國際外交重大活動相互干擾下，往往產生擴大威懾與心戰意涵。此種訓練模式與過程，在不同國家都形成一套標準作業程序；如果有所變動，必然是因為緊急狀況或決策者的政治考量所致。中共為了塑造威懾效果與政治意涵，也會將例行性演習賦予富政治意涵的代號。如 2001 年 8 月 10 日，共軍在福建、廣東交界海域，舉行名為「東海六號」的兩棲機械化部隊登陸作戰演習，中共媒體另稱為「解放一號」演習，可見對臺灣的針對性非常強，也希望透過不一樣的名稱，擴大其政治效果。

參、影響：疑懼及警覺

共軍船艦繞越臺灣的意圖可以區分為威懾與實際訓練兩種，假設這兩種作為都能成功，對臺灣的影響將造成人民心理的疑懼，以及對其軍事能力成長的警覺。事實上，對臺威懾產生心理效果建立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不論是「能而示之不能」或「不能而示之能」的虛實互用，或者是將尋常訓練賦予政治意涵，都是希望在無需發生衝突下，產生懾服敵方的效果。如果演習公布只在發揮威懾效果，常會發生效益遞減現象，反讓大家以為只是一場表演，不再重視這類演習訊息。如果人民表現出不重視態度，表示威懾效果已經消失。中共以軍艦及轟炸機繞越臺灣南北、以民航機超越航線靠近臺灣，剛開始會引起媒體關切，造成輿情的波動，但大家都習慣與麻木之後反而不再重視。這種現象非常危險，中共演習訊息無法產生威懾效果時，有可能改以更嚴厲的演習行動或直接採取攻擊行動，以達到猝然突襲的目的，臺灣對此應保持警覺。

共軍軍機進行繞越臺灣的航行，不僅稱為「繞島巡航」任務，竟還以無線電槍聲國軍攔截飛行員，並將飛機照片背後的山脈圖像框起來，此種行徑的囂張與猖狂，已把臺灣國防與軍力視之如無物。固然因在公海巡弋，臺灣不能輕率對中共發動攻擊或反制，以免坐實先發動攻擊的指控，提供對方反擊的正義性。但是中共接二連三以機艦繞越臺灣，對臺灣人民的民心士氣，或是人民對國軍防衛臺灣的信任與仰賴，多少會造成影響。

非常現實的限制因素是，除非共軍飛機進入領空，否則不能將其擊落。即使進入臺灣的防空識別區，也只能伴飛與警告驅離而已。處理重點在如何對繞越航行的共軍飛機產生警告作用，又不會挑起戰端。從其機種及航行路線來看，中共派遣轟炸機繞越臺灣，展示遠程轟炸能力，派遣運八與空警二百預警機，是在蒐集我國預警與防空電子資訊參數，以作為未來入侵時進行干擾的作戰參考。另派蘇愷三十戰機，主要作為護航轟炸機之用，以免共軍轟炸機面對我國戰鬥機時居於劣勢。

雖然中共派遣各型戰機繞越臺灣有其不同作戰考量，但是因為數量批次非常少，試探及訓練的程度較高。若從嚇阻或警告作用而言，除了蘇愷三十戰機較新之外，其餘轟炸機與預警機都非最先進的機種，臺灣絕對有

足夠因應與反制能力，在偵察與預警能力上沒有問題。即使發生共軍戰機突然越界防空識別區的情形，我國空防系統亦絕對有能力發現與攔截。但是從共軍各型戰機繞臺行動來看，其實際意圖恐怕不僅僅是訓練與警告而已，也在驗證及測試其本身航線與飛航路徑，向外展示共軍繞越與穿透臺灣防空識別區已成為常態性任務。

肆、因應：理性與堅決

因應共軍機艦繞越臺灣，最優先事項應該是憂患意識與警戒的建立，這與實質的空防能力一樣重要。國軍必須將任何的徵兆與預警，視同中共即將對臺採取軍事行動一樣的備戰訓練，強化憂患意識，絕對不可以示弱，以提升對共軍戰機的嚇阻效用。全體國人更應該認清中共派遣軍機繞臺的真實意圖，切莫習以為常的認為只是共軍日常演練而已。中共類似行動不僅在訓練及警告，也是在麻痺國人心理，當國人都認為共軍戰機繞臺只是例行訓練時，等於邀請共軍戰機隨時穿越防空識別區入侵一般，讓共軍機艦更加的肆無忌憚。

除心理的憂患意識外，對共軍船艦繞越臺灣，要能明確有效的反制，首先要強化空中監偵與攔截的能力，簡言之，當共軍軍機或船艦進入相關海空域，我國的監偵系統要能立即掌握其動向，對於其可能採取的猝然突襲行動，具備足夠時間與明確效益，以有效採取因應作為。如此不僅臺灣人民有信心，不致受到威懾影響。對於刻意繞越臺灣的共軍飛機船艦，必須要提高警覺，以免原本單純目的在恐嚇與威懾的行動，因為躁進而擦槍走火成為軍事衝突。

其次是對於任何進入領空及領海的船艦飛機，能夠以最快速時間與最有效戰法，將其摧毀與擊落。臺灣不論是固定飛彈陣地、機動雷達與發射車、軍艦海上防空武力，可以輕易地摧毀進入鎖定範圍的飛機。另在適當時機與透過謀略性方法，技巧性地讓這些飛機及飛行員親身感受這些雷達封鎖與防空飛彈鎖定的壓力即可。除外，如再精準地將對峙或共軍飛機猖狂施壓畫面，傳送國際媒體宣傳，凸顯其惡行惡狀，自然就能破解中共對臺文攻武嚇的效果。

國軍各級部隊應將共軍飛機繞臺當作嚴格的戰備訓練任務想定，以最高戰備標準謹慎以對。甚至要假想，當共軍戰機越界進入我國防空識別區，或與我國戰機發生擦撞時，有無應變與處理的標準作業程序。雖然中共同時派遣預警機蒐集我防空作戰參數，但必要時也應該演練從空中或地面防空雷達鎖定共軍戰機的行動，以積極的反制行動，警告共軍戰機進行冒險行動。

最後則是提升與強化反制中共海空武力的後勤補給與訓練，要反制共軍軍機與船艦繞越，國軍戰機與船艦勢必擔任更多戰備勤務，所需後勤補給與訓練絕對不可或缺。共軍船艦飛機航行需要油料與補給，飛行訓練損耗很可觀，雖然在整體國力上兩岸並不相稱，如果臺灣透過精準的海陸空武力聯合配置及運用，可以讓中共海空武力時時處在壓力之下，不敢輕舉妄動。久而久之，在無具體效益，又耗費大量資源下，中共自然會打退堂鼓，或是另找藉口的偃旗息鼓。